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

卷九十三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九十三

內容分類

史-史鈔

索書號

史部-史鈔-3

編號

B436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索書號: 史部-史鈔-3](#)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西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袁工革

武進左 杰校正

龍於上巴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

高祖劉邦

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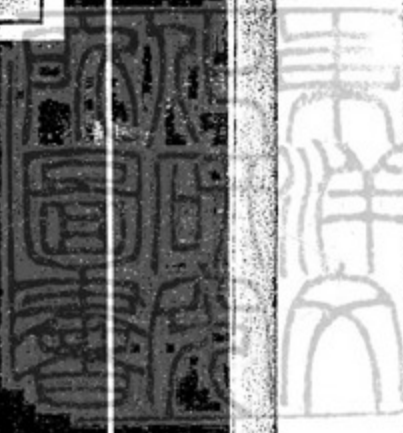
漢高祖

附田儼 彭越 陳豨 吳芮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五十六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歷代史纂左編 卷之九十三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兼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

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

江等處軍務新安明宗憲校刊

門生宜興王 革

武進左 杰校正

莽

秦陳勝吳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常與人傭耕輟耕之語上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白嗟乎燕



史記卷之九十一
三十四
崔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
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
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
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
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
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
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
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
應者廣以爲然廼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
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

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
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
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將尉
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今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
廣尉劔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
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籍第今毋斬而戍死
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耳侯王
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
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勝

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蕪
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野苦柘
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
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下不
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
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
功宜為王勝乃立為王號為沛公楚於是諸郡縣苦秦
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
以西擊滎陽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
宗徇九江郡此時楚兵數十人為聚者不可勝數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彊
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廣圍滎陽
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與
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嘗
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
令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馬秦
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
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
走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
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

爲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
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
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張
耳子敖爲成都君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
曰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
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
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
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
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貴人蒙傑謂韓廣
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

爲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
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
之家今趙獨安敢言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
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
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狄人困儋殺狄令自
立爲齊王反擊周市而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
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
周市爲王市不肯侯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爲魏王
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
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

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采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滎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陵人秦嘉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鴟石取慮人酈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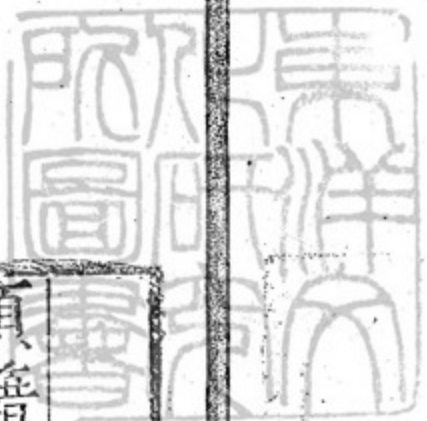
軍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爲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軍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英碭謚曰隱王勝故渭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軍以徇秦嘉等圍勝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引

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
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
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
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殺公孫慶秦左
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徼兵復聚與番盜英布
相遇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坡復以陳爲楚會項梁
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比六月初爲王其故人
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
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
乃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

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
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
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
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徇地至
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
下吏輒自治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
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諸侯上將相竟亡秦高祖時
爲勝置守冢於碭至今血食王莽敗乃絕

楚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諸。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吏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



史記卷九十三

西勝

六

東

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
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
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
月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
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
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
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
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
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
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讙伏

莫敢復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遂舉吳
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爲校尉
侯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
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爲會稽將籍
爲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邵平爲陳勝徇廣陵
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
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
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
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
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

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
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廼家婦聞先
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
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不敢為王謂其
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
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全其衆從之廼以兵屬
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
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
拒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
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乃引兵擊秦嘉兵敗走

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
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梁使別將
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鷄石敗亡走胡陵
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鷄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
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
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鄆人范增年七十
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
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
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

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
在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
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梁自號武信君引兵
攻亢父初章邯旣殺齊王田儼於臨菑田假復自立
爲齊王儼弟榮走保東阿章邯遣圍之梁引兵救東
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
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間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儼
子市爲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趨齊
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梁曰
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

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
陽屠之西破秦兵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
定陶定陶去不去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
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
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
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
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
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
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衝枚擊楚大
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

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顛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二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圍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

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強何敵之承
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
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
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讐服莫敢
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
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
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
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
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

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
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
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
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
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
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
諸侯將入棘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爲諸
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
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
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

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爲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拔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又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

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南面稱孤孰與自立伏斧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爲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

卒徃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亾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楚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

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脫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夜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日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

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乃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

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騫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印定河內數有功立印為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

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
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
王故秦所滅齊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
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
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
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菑
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
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

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
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
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
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
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
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遣項王書曰漢王失
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羽以齊梁反書遺羽
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亡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九江王布殺義帝
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王為天下宰不平

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
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
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
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
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
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
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
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
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

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
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
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軍皆南
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
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
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反遇楚軍
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
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
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

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
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
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語
在陳平傳項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
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
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
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今周苛縱公魏豹守滎
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
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
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

羽引兵北軍城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
城烹周苛殺縱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獨與
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
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
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
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
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
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
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
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

史記卷之八十一
項籍
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
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
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
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
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
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
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
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
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

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烹迺翁幸分我一杯
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
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乃使人謂漢
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
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
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
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
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羽也漢王大驚於是羽
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

紀羽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時彭越數反
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
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
咸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
往說之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一出食多羽兵食少
漢王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
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
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胡嗒復爲羽所敗漢王
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
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

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
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
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
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
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
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
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厲者百餘人羽至陰
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



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乃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隄山而為圍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今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

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

史記卷之九十三
項籍
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
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
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
爲公德乃自剄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踏爭羽相殺者
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
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
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
侯賜姓劉氏

隋李密

李密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父寬隋上柱
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多策畧散家貲養客禮賢
不受藉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
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
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人顧盼不常無入衛宅
日述論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
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
蒲鞮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
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

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
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謂密曰上多
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
決兩陣之勝噫嗚嗟足以驚敵我不如公擊天下
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
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
北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
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
其後不旬月齋糧竭舉麾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
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

東洋
所圖

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趨便先取東
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
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挫
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
所戰必克自謂功在旦暮既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遂
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耻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
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為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
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所親曰玄
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遁去會左武侯大

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
大號玄感問密密曰昔張耳諫陳勝自王苟或止魏
武求九錫皆見疑外今密將無類之乎然阿諛順旨
非義士也且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尚強
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
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
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圍
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
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留攻三日
不能拔引兵至閩鄉追及而敗密羸行入關爲邏所

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蒞醢
今尚可以計脫何爲安就與衆然之乃令出所有
金示監使曰即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
飲笑謹譁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
不見禮去之淮揚歲飢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
教授諸生自給齎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
趙他者他捕之遁免往依媚媚雍立令丘君明轉匿
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都賊翟讓聚
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
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

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捷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
精勇指罪誅暴為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
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為讓計曰今廩無見糧難以
持久卒遇敵其亡無時不如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
逸馬肥乃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
諸縣皆下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兵討讓讓素憚須
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
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率驍騎常何等二十人為
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
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一年讓分兵與密別為

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感一號令士皆若負

三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為用復說讓曰今群

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
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眾一朝可
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此須君得
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
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眾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
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皋西密
乃為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
伯當騎為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

震恐家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為王建號
魏公董南設壇場卽位刑牲歃血改元承平大赦其
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為司徒城洛口周四
十里居之廣造雲旛三百具以機發石為攻城械號
將軍礮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將裴仁基淮陽
太守趙佗降於密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仁
基為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
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密
自督衆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諸賊帥黎
陽李文相洹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

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十族周法明舉江黃地附之
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倣徐師仁來歸密令幕府移
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
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亡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
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束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
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後東向指搗豪傑天
下廓廓無事矣今遲之恐為人先密曰僕懷此久但
昏主尚存從兵猶衆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
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則掃地矣
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礮中流矢臥營

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唐高祖起師太原
密自謂主盟致書於帝呼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太畧
云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於
咸陽其旨以弒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書笑曰密陸
染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畧若不與是
生一隋密適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
剽將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撫關中大
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書曰頃者崑山火烈海
水群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耰棘矜爭
霸番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靡靡周原僵



屍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焚
於伊川輦上無虞群下結舌入盜移國莫之敢指忽
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於二世周齊以往書
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
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
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度宗
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
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
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下期今日鑿與南幸恐同永
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

知動靜數進貽報未而靈祿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
 鏘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鳴業密得書大喜示其下曰
 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
 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之珣
 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於密以為大衆久
 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
 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
 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亡去煬帝遣王世充選
 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
 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



薄山地隘騎進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攢蹙之密軍
 卻世充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充
 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
 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為大冢宰總秉衆務收密
 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
 頰陰圖讓會世充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之戰
 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鄭頰房彥
 藻皆在坐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
 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房彥藻
 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食密

曰聽司徒進止讓應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
 塵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
 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并殺其兄
 姪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
 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讓殘忍信儒貪縱故死之
 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
 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
 及聞讓死大失望嘆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蛇固
 不可測也隋將楊慶守滎陽因說下之世充夜襲倉
 城密伏甲殪其衆十一月唐高祖入長安義寧二年



世充復營洛北為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戰
 勝世充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
 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為不流殺大將六人獨世
 充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
 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密都留守韋津戰上
 春門執津於陣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
 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武周法明等悉上表
 勸進府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太平且勿議三月宇
 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
 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宇文化及來上下

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內史令元文都謂其同官盧楚等曰今讐耻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密罪畀以重官使擊化及爾寇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佐利吾官賞亦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齎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冊拜密大尉尚書令東南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

天下可定置酒作樂王世充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追至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雪絨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瞑目為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偽

與和化及喜使軍恣食既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
童山下密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趨魏
縣其將率所部兵歸密前後相踵李密每戰勝輒遣
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
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
軍士屢與密戰弑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
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眾文都聞之入懼與盧
楚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事泄為世充所殺初化
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
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逆人于弘達



獻于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充殺元文都乃止遂
歸金墉拘侗使不遣初密既殺程讓心稍驕不恤士
素無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
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於道踐
糝狼扈密自謂足倉司食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
天今百姓飢損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
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教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
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喜使出
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
易難之邴元貞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

蓋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密破空文化及還其
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克欲乘其弊擊之恐人
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
於世克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為周公立廟每出兵輒
先祈禱世克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
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世克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
戰世克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
師擊密旗幡之上皆書永通丁軍容甚盛癸丑至偃
師營於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水上密留王伯當守金
墻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山以待之密召諸將



仁基曰世克悉衆而云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
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徬河西出以逼東都世
克還我且披甲世克再出我必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
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
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火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
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鬪不得求走
無路不過十日世克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畧樊文超
單雄信皆曰計世克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
兵法曰倍則戰况不倍倍哉且江淮新附之士望因
此機展其勳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

喧然欲戰者什七八密惑於衆議而從之仁基擊地
嘆曰公必後悔遂出兵陣兩軍接埃霧囂塞世克軍
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克督衆疾戰先是世
克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
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
仁基祖君彥皆爲世克所擒初邴元貞爲縣吏坐賊
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
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貞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
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克留元貞守洛社會
元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曰不殺元貞必爲公患

不應元貞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
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貞已遣人潛引世克矣密
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
世克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克軍悉已濟
矣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貞遂以城
降密初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其備弟
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
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
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虛匡濟國難此
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

遠而復猶不失為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為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絕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掾柳燮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公與唐同族雖不共起然過隋歸路使無西故唐不戰而據京師亦公功也密又謂伯當曰將軍族重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舉宗從漢今不見比季盡行以為魏豈公

一失利輕去就哉雖隕首穴曾所甘已左右感動遂來歸初密建號登壇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即位孤鳴於旁惡之及將敗鞏數有回風發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為晦屯營群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不絕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為弟妻以表妹獨孤氏後禮寢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客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為

光祿不意身目爲此伯當心亦快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克如拾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克亦欲遣密往收之群臣多諫曰李密狡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

者密請與賈潤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潤甫同升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惟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潤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伯當爲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潤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辯云有人確執

不許此諸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北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潤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於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不聽潤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同死耳然終恐無

密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羃羅藏刀楛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尚詐不可爲公言之即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楛伏

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既度陝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書日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葬具威儀俄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空谷素得士哭多嘔血者

那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國



上海圖書館藏

李密

三

所藏書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10



隋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爲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城侯充之苗裔材力絕人少重然諾喜俠節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縊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繇是益知名爲里長犯法亡會赦歸久之父卒里中送奠千餘人所贈予皆讓不受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劾笞



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會之時山東飢群盜起乃謀曰往文皇帝時天下盛強發百萬衆伐遼東猶爲所敗今水潦爲災民力刈敵主上不是恤而親駕臨遼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丈夫不死當建功於世詎爲亡命虜乎吾聞高鷄泊廣袤數百里葭葦阻奧可以遠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殺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入高鷄爲盜安祖號摸羊公時鄆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修人高士

達兵千餘屯清河鄙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劫人

焚鄉聚獨不入建德問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衆益盛至萬人猶保高鷄泊然領身接物其勢若與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旣統衆思用奇厭伏群盜乃請士達守轡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亡狀士達取所虜陽言建德妻子殺之建

德遣絢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絢以數千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逢威震山東隨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遂入高鷄治窮剗根穴建德謂士逢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逢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衆保



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逢於陣追壁守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逢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逢士死皆葬焉為士逢發喪軍皆縞素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自稱將軍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為客尊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畧幽州戰死其下懸刀兒號歷山飛壁深澤衆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塲

於河間樂壽自立為長樂三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
建元丁丑署官屬分右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
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
旁澤悉拔諸賊偽遁世雄以為畏稍弛備建德率敢
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跬不可視隋軍驚遂潰
相騰籍死者如丘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獲
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
間食盡聞煬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
使人吊琮因請降建德為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
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微纆與言隋之亡琮伏哭極

哀建德亦為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
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誼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
君者且往為盜可妄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
忠臣乎即令其軍曰與琮隙者敢輒搖罪三族乃授
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
事武德元年字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
本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
吾讐欲為天下誅之何如正本曰大王奮布衣起漳
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
化及為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我君而移其國仇不共

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即引兵討化及連戰破
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
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等召隋
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
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
蔬具妻曹未嘗衣紈綺及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
破敵貲寶並散賚將士至是得宮人尚千數並有容
色悉放去其文武驍果尚餘萬各聽所之仍以誅化
及報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
裴矩爲尚書右僕射餘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

關中及東都者恣聽不畱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
境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
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灌津祠先墓置守冢三十
家又遣使朝侗因與王世充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
精勇俄而世充廢侗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
蹕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爲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爲
鄭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
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
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
使世勣守黎陽館王餽以客禮滑州刺史王軌爲奴

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交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卽以神通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賓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大吠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擒伏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敬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與抗羅藝於易南兵未交士與卽

降王以爲可乎建德悟卽釋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持兵功畧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刈左右手乎後數戰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與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強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

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卻唐卻而鄭定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充與連和會世充亦自乞師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戍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充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渾糧沂河西上舟相戾而不絕壁成臯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充約期又遣秦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

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卻誘至伏所卒起奮擊

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覘

騎又聞唐兵精得書猶預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充

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

君廓以輕騎抄其饑執賊大將建德惧人情攜駭其

諸將又新破海公悉獲盈給日夜思歸凌敬說建德

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悉兵濟河取懷

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

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

有三利乘虛蒞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

圍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克所遣兄子王琬內
史令長孫安世曰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
啗諸將以撓其謀衆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
謝曰今士新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
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出其妻曹氏諫曰祭酒
計且善王盍用之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
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
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
子所知且鄭朝暮待吾來既許之豈可見難而退且
示天下不信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為陣西薄汜南屬鵠

山且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為游兵秦王登虎牢城
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人敵今度險
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飢破之果
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
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柰秦叔寶纏麾幟馳出賊陣
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被重創輒牛口谷車
騎將軍白士讓獲之傳而西斬于安州年四十九初
其軍有謠曰臣八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建德妻
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遁還洛州餘黨欲立
其長子為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號為威強今一

出不復非天命有歸我不知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
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解去音行乃與右僕
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奔傳
國八重來降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漢劉盆子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祖父憲元
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焉
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
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產
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賈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
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
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
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
肯哀之乎少年壯其志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

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
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
縣宰諸吏叩頭爲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
爲宰所殺殺人當死又何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
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
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飢寇賊蜂起群盜
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逢安
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
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涉侯田
元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擄掠還至太

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窮爲寇無攻城徇地之計
衆既寢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
辭爲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
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廉
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
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
軍殺萬餘人追至無塩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
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柰
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
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死者數

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
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
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三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
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
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
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
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
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
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
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

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剋勝衆遂大
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
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
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
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怒更始殺其兄乃
逆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
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
賊不可以久不若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
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
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

遂立盆子為帝自以元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
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
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
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
主芻牧牛號曰牛車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
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貳為
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
符曰上將軍又以一附空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塲
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劉盆子等
三人居中立以年久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

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
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葉之復
還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乘軒
車大馬赤屏泥而猶從牧兒邀崇雖起勇力而為衆
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
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
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
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
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讎呼拔劍擊柱不能相
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虜

暴吏數百如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按劍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敎亂兒戲尚不知此皆可格殺更相辯鬪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共卧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葦根捕

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殺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爲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吏人貢

獻輒見剽劫海隅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
非其所敢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
者無所離死誠無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嗟唏崇
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
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
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閣閉營自守
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
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
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
兵馬最為猛盛衆號百萬禹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

東元可引且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
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禹復敗
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峭底
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
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
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
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
璽綬更始七天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
與熊耳山並帝令懸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
得飽飲明日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

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
救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事者又謂崇等曰得
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執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
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
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
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
恨也帝曰卿所謂缺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又曰諸
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然猶
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今故妻婦無所改易是
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

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于郿
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方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
谷皆滿土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
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
多得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都
夷反爲所敗禹乃走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
桂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
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
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臺街中禹兵敗走
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數萬人與逢安戰於社稷

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
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
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
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
幟皆白大驚馬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
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
蔽野遺人仕往聚為營堡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
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
光武乃遣破虜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
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曰賊若

持其首降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
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
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
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
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
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漢張角

張角鉅鹿人也奉事黃老以巫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避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



史纂左編卷九十三

垂

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
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
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覬視朝政鳥聲獸心私
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
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
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置三十六
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
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
上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
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

師以中常侍封譖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
外俱起中平元年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
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
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
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
以為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
軍角弟寶舞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
燒官府劫畧聚邑而郡失據兵吏多逃去旬月之間
天下嚮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以
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

亭修理器城以爲示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
 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
 將盧植討張角之北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
 穎川黃巾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共討穎川嵩
 雋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圍皇甫嵩於長
 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束軍
 士皆束炬乘城雋以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
 燎應之嵩從城山下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
 會騎都尉曹操收所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
 與賊戰大破之北中郎將皇甫嵩與朱雋乘



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
 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遷鎮
 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都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
 戰破張角斬獲董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
 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
 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
 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殺死一等
 遣東中郎將董卓代之董卓攻張角無功搢罪乙巳
 詔嵩討角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嵩不
 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

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
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尸
傳首京師高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萬
餘人卽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
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
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角餘黨以趙弘為帥
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
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誣雋者詔徵之司
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戰乃
能克敵雋討穎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

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
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
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
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雋曰兵固有形同
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
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
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
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射雋登土山望之
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
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

史記卷九十三 張敖
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
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
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
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
先登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
餘級於是黃巾破敵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漢張魯

張魯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鵠鳴山中造作
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
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
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
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
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
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其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
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
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

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太平道修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修法畧與張角同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符讀

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皆愚競其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曾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曾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專曾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圖諫曰漢州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于王願且不

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
 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曹操乃自散關出武
 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眾
 數萬人拒關堅守操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已陷
 將稽顙匍匐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
 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
 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
 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
 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
 諭魯盡將家出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關
 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為子彭
 祖取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閭圃等皆為列侯為子彭
 祖取魯女魯薨謚曰原侯

史記卷之九十三 五

晉孫恩

孫恩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秦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爪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爪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秦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秦行爵林太守太子少傅王雅先與秦善言於孝武帝以秦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



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叛秦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顛亦數詣秦求其秘術秦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秦爲亂以其與元顛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輔發甘謀道子誅之從子恩因逃于海衆聞秦死惑之皆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讐言及元顛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

數萬於是會稽吳郡吳興義興臨海永嘉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一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八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剽木堙莽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籠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

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
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
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
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
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口牢之等遽於收歛
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史謝琰爲會稽內史
幸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
至邢浦琰遣叅軍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邢浦
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
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

廣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
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廣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
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
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
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
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躡之於郁洲累戰大敗由
是漸衰弱復浚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
扈瀆遂遠逆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
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
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



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丁女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轉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盧循司空從事中郎謹之曾孫也雙眸罔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棊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貢獻時朝廷

新 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

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燕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若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松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

致卽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賴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眾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眾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攻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



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惧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潯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潯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眾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眾攻柵循眾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

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
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剋之
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謫而敗之循勢屈知
不免先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
誰能同者多云鼠雀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
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鳩諸辭者因自投於水慧
度取其尸斬之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後魏破六韓拔陵

後魏破六韓拔陵沃野鎮人也初梁武帝普通四年
魏遺尚書令李崇擊柔然阿那環崇長史魏蘭說崇
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疆宗子
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瓜牙守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
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
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
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
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
事寢不報及元義秉政賄賂恣行復以宦者劉騰爲

何嘗
不由

司空公私屬請惟視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牧守令長率皆貪汚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眾反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攻高平鎮以應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質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

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萬倍雖有良平不能為大王計矣彧許其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臨淮王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魏自拔陵之反二夏肅涼寇盜烽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

擒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栢兄弟數為寇盜刺史崔游誘之使降引為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群氏既而因晏會盡收斬之由是所部莫不猜懼游聞李彥死自知不安欲逃去未果城民張長命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襲高平克之殺其鎮將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魏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兼尚書僕射為西道行臺帥諸將討念生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

中興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雖麾作鎮配以蒲門子弟以死防邊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士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本鎮驅使但為震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將轉相摸習專

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縱政以貽立
邊人無不切齒及河那瓌背恩縱掠發犇命追之十
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
中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
而高關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
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師之舉日望
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逡巡復路相與還
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
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詔
徵崔暹繫廷尉暹以女妓田園賂元义卒得不坐念

東洋
所圖

生遣兵攻仇鳩河沌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
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
佐皆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收其器械
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陳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
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弟外
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
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
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西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
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颺至風
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

天下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
灑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
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
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
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
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子建未
至莫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
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徼岐州東西部勅勅皆叛魏
附於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下詔諸
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政鎮爲州以懷

朔州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鄒道
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
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
元義乃用代來寒人爲傳詔以慰悅之廣陽王深上
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
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
與李崇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
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人鎮之
誰可者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賀拔度拔
父子及武川字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可孤殺

之度校尋與鐵勒戰死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陷之
 執都督元志送念生殺之念生又遣兵寇涇州敗光
 祿大夫薛瓘於平涼東六年正月天生軍於黑水兵
 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西道都
 督師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於馬嵬延
 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為公參賊勇
 怯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
 於水東遙為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協之徐
 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
 伯一倍感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為



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
 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崔
 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
 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與軍繼其
 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先鋒將士盡
 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
 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
 能進寶寅破宛川俘其民以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
 岐州刺史魏謫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疆寇不能自
 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柰何助賊

為虐翦以為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二月念生遣都督楊鮪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擊破之四月敕勒酋長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兵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為鐵柱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

寶寅延伯未及閱視而伯勒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兢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少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一萬人寶寅收眾退保安定延伯自耻其敗乃繕甲六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十里結營不告寶寅細伺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為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群臣自外來者見胡太后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

不與六月拔陵圍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猶存久之道路沮絕援軍不至糧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詔原之長流叅軍于謹言於廣陽王深曰今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諭以禍福庶幾稍可離也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

兵至折敷嶺迎之謹曰拔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餌之而伏兵以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俘其衆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軍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賊前後降者二十萬人元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怕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魏朝不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八月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衆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沒郡

縣圍魏燕州刺史崔秉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
 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自盧龍塞至軍都關
 皆置兵守險譚屯居庸關七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
 城斛塩三戍兵反應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峴
 赴之五原降戶鮮于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
 之左城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
 梁仲禮擊破之都督李瑊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
 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
 督王曹紇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行臺常景遣都
 督王榮等擊之於栗園大破之

千餘級洛周帥衆

趙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

賊帥元洪榮斬鮮

修禮請降于魏賊黨葛榮復殺

洪榮自立葛榮既

杜洛周之衆北趣瀛州自稱天

子國號齊攻元廣

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

賊擊之寶寅大敗

涇州收散卒萬餘人屯逍遙園

東念生進逼岐州城

人執刺史魏蘭根應之行臺羊

深棄城走賊帥據北

華州及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

擾雍州刺史楊椿募

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

椿行臺節度關西諸

將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

將楊侃隱身塹中射

應弦而斃其衆遂潰魏右民

魏書卷之三

魏書

郎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垂掌可清矣其人則三河方為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踞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將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洪爐而燎毛髮哉弗聽二月秦賊據潼關三月魏主詔將西討中外戒嚴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詔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久圍信都魏以光祿大夫源子邕為北討大都督以救之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死刑詔免為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為都督雍涇等四州諸軍事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子昱將適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踰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遺心膂重人何得

任其牒用此乃聖朝一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
史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為不依
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并
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
人耳如不遣必成深憂是面啓魏主及太后皆不聽
九月秦州城民杜某殺莫折念生闔門皆盡某自行
州事南秦城民辛某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
降魏復以寶寅為某回書令還其舊封蕭寶寅之敗於
涇州也或勸之歸某非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
效行臺都令史馮某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

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
朝亦疑之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
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大
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反狀已
露悅乃奏以道元為關右大使寶寅聞之謂為取已
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侯景舉兵寶寅問之柳楷楷
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
謹言鸞生十子九子鰥一子不鰥關中亂亂者治也
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將攻
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為楊

椿父子所譖十月寤寔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二人薛修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葛榮固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竭無救援城陷榮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什六七八孚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只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死都督潘勗等數百人皆請誅札灑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於日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

刺史將兵討榮表行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逼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死相州刺史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相州刺史子神志氣自若撫勉將士大小致力榮盡銳攻之不克二年正月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有應津立石遺書曰賊所以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爲患津悉收北

人內子城中而不殺衆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衆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兵遣其後祖吐豆發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柔然遂還已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旣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寧以城降洛周蕭寶寅攻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

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

地則華州之圍不戰日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濟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晉村一日聞官軍來至皆有內碩之心必望風自潰矣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

望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侯臺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暫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遣將侯終德擊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爲魏軍所敗終德亦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其妻南陽公主帥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是時魏主遇弒尔朱榮入洛陽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

其衆陷魏滄洲居民死者什八九榮軍乏食遣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討之七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子於魏醜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尔朱榮救鄴擒葛榮至鄴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害尔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以勝威名不敢南出復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以勝威名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必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多設

攻其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許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隆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万候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二年万候醜奴侵擾關中尔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勅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柰何岳曰

願得尔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尔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使

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淺水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山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熟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遣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降涇州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



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闕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魏以關中平大赦万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帝乃賜寶寅死於馳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隋宋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非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逸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



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
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
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友衆至數
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
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
行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九十三



所藏書